讲述

用手机实时监控,用电脑掌控全局,这不是科幻大片,这是偏远乡村先进的视频监控系统——蔚县公安局南杨庄派出所民警“老海”靠一张嘴、两条腿,给山村安上了不瞌睡的“眼”;年过六旬的杨老汉刑满释放后,没有户口,更没有生计,热心民警张培专门给他做了个“私人定制”,让濒临绝望的杨老汉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;在鸡泽县双塔镇,“羊”是老百姓的“命根子”,民警高利萍凭着女性特有的细心和耐心,为百姓架起了一张平安网,让他们安心发“羊财”……

走近基层民警,倾听原汁原味的警察故事。本刊特选登公安民警“2014·我做的群众最满意的一件事”,以飨读者。

让老百姓平安发“羊财”

高利萍

2013年底,我从鸡泽县公安局刑警大队调到双塔镇派出所,成了我县唯一的一名女所长。双塔镇是一个养羊大镇,有9家大规模养殖户,74家散养户,卖羊收入是农户主要经济来源。

俗话说,“有羊的地方就会招来狼”,盗羊案频发,一直是这里突出的治安问题。

上任后,我走访的第一个受害人就是崔双明老人。2013年冬天的一个夜里,四五个蒙面男子手持铁棍,闯入崔双明老人家里,抢走了10只羊,还打断了老人两根肋骨。老两口拉着我的手,流着眼泪说:“闺女呀,那10只羊我们辛辛苦苦养了一年,本想着能卖个好价钱,好好过个年,可愣是让人给抢走了,还差点搭上我们的老命!”

回所后,我对所有的盗羊案进行了梳理,我发现,犯罪分子作案的时间大都在冬季后半夜,作案的地方挑选的都是好逃窜的地界儿。亡羊补牢,为时未晚。

那用什么招呢?给大户装上监控器,让犯罪分子总觉得有一双眼睛盯着他们,让他们不敢再为非作歹!

光装上这些监控器材还不行,我们还重点对养殖户时不时地搞个预警演练,越是黑灯瞎火的、刮风下雨的天儿,越是我们演练的好时机,反反复复,我们很快搞清每个大户的远近,从哪条路出警最快。

我们还想了很多“护羊”招数,比如要求养殖户登记买羊人身份证信息、组织成立警民联合“护羊巡逻队”等等,效果都挺好。去年春天一个夜里,我和民警巡逻时,就在村口发现了一个偷羊的,他想跑,我紧追不放,没跑出一百米,就把他摁倒了。审讯时,他挺丧气,说:这个女警察太厉害了!

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,一年多的时间,防范工作起作用了,全镇再没发生过一起盗羊案。

惊心动魄43秒

张兴涛

我是保定市公安消防支队望都中队中队长,2014年11月17日凌晨5时许,我中队接到报警,赵庄乡张庄村老李家发生火灾,火势已从厨房蔓延至卧室、客厅,厨房内有一个液化气罐儿。接警后,我立即带领15名队员,出动三部消防车赶赴现场。到达村口时才发现,道儿太窄,消防车根本拐不进去。我立即下车,一边命令驾驶员想办法从村后面绕过去,一边带领4名战士,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扑向火场。

看见我们跑过来,站在屋外的一位老大爷一把抓住我的胳膊,哆嗦着说:“液化气是昨天刚灌满的,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忘了关啦,现在已经着火了,这可怎么办啊?”听到这,我立即命令战士疏散周边村民,然后贴近火场进行侦查,只见客厅与厨房的隔墙后,正往外猛烈地蹿着火苗,发出可怕的嘶嘶声,液化气罐就在墙后面,怎么办?水罐车还没到,不能铺设水带,用塑料管接上自来水,管子又不够长,而且压力也不够,冷水根本打不到液化气罐儿上,起不到冷却效果。这样下去不行!新加满的液化气罐在高温下压力会很大,钢瓶时刻都有可能破裂,罐体一旦破裂,液化气将会大量涌出,遇到明火瞬间发生爆炸!当务之急就是对罐体进行冷却,防止钢瓶破裂。我当即对战友们说:“你们继续射水,我进去!”这时,大爷却跑过来,死命拽住我的胳膊说:“不行!孩子,太危险了,房子烧了没事,万一你们出了事咋办呀!”我理解老人的心情,可群众和战友的安全危在旦夕,容不得犹豫了!我甩开老人的手,拿了一条湿毛巾就冲进了火场。我要与火险来一场赛跑!

浓烟和热气一下子包围了我,我蹲下身子潜到里屋,在客厅隔墙后找到了正在喷吐火舌的液化气罐,我用湿毛巾盖住罐口,然后想关掉阀门,可阀门已经被烧坏了,怎么拧也拧不动,根本关不上!窜出的火苗和旁边烧着的家具持续烘烤着煤气罐,我知道,罐体被多烤一秒,爆炸的危险就会增加一分。我一把提起燃烧的液化气罐,向门口跑去,边跑边对门外的战友大喊:“闪开!都闪开!”液化气罐被我一下子拎到了室外,战友们立即把冷水喷到罐儿上,罐体迅速被降温,嘶嘶地冒着热气,好了!这下安全了!我长出了一口气。站在旁边的老大爷却一下子瘫倒在地上,我赶紧去扶,老人紧紧攥着我的手,摇着我的胳膊说不出话来。

事后,战友们告诉我,从我冲进火场到把液化气罐拎出来,仅用了43秒!

柳叶刀也有温情

马士增

我是定州市公安局副主任法医师。2014年腊月的一天,定州市水磨屯村一名村民报案,在村委会南侧玉米秸下发现了一具尸体。接警后,我立即赶到现场勘验,尸体已经高度腐败,看不出容貌长相。我拿出携带的附近失踪人口的记录,通过体型和身上残留衣物,组织亲属辨认,初步认定是本村失踪了97天的李老汉。随后,我组织人员将尸体送到医院太平间,对尸体进行了常规检验,发现死者头部有外伤,但颅骨没有骨折,其他部位也没有致命损伤,一时确定不了死因。天已经很黑了,我准备第二天再进行特殊部位的检验。

谁知道第二天一大早医院就通知我,死者亲属连夜将尸体拉走了。当我提出开棺进一步检验时,亲属们坚决不同意。围绕死者的社会关系以及现场遗留的蛛丝马迹,民警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芮某。经过讯问,芮某交代,他欠了李老汉3000元钱,李老汉逼着他要债,他就趁夜深人静等在李老汉回家的必经之路上,用铁管敲了李老汉的脑袋……

口供有了,凶器也找到了,必须找到死者的致命伤,形成完整的证据链,才能印证嫌疑人的供述,将案子办成铁案。于是,我再一次找到了死者的亲属:“嫌疑人是抓到了,但如果不开棺查明死因,就没法最终定罪,就没法为死去的亲人伸冤。”亲属们反复商量合计,勉强同意了。

开棺那天是死者被害的101天,也是去年冬天最冷的一天。为了实现对家属的承诺,我组织人员搭起了棚子,四周用塑料布围起来。在密闭的空间里,尸体散发出难闻的臭味,周围的群众都躲得远远的,用手捂着口鼻旁观。天气异常寒冷,可为了便于操作,我还是脱掉了羽绒服,冷风很快把我吹透了,解剖刀在手里像握着冰棒一样,可为了家属的意愿,为了死者的尊严,我必须尽量将切口切得小一点,再小一点……

此时,意外发生了,我的手指被解剖刀刺伤了,血很快从手套里渗了出来。尸检过程中发生刺破伤是十分危险的,尤其是高度腐败的尸体含有各种病毒和细菌,伤口如果不立即处置,就有可能感染,甚至可能威胁生命。可是,处置伤口必须得去医院,不知要耽误多长时间。我横下一条心,用力挤了挤伤口,把血挤出来,用冰冷的矿泉水反复冲洗后拿纱布包了一下,换了一副新手套继续工作。

最终,我们发现死者颈椎脱位断裂,通俗地说就是脖子断了,这就是致命伤!虽然天气依旧寒冷,手上的伤口仍在隐隐作痛,但是查明了死因,我心里十分欣慰。

给山村安上不瞌睡的“眼”

李海明

我是张家口市蔚县公安局南杨庄派出所所长,乡亲们都亲切地叫我“老海”。我们所只有两名警力,我就琢磨着,如果我们也能像城里一样安上视频监控,多几双不瞌睡的“眼睛”,那就好了!

村级监控,不同于天网覆盖,财政没有预算,要想安装,就得自己想办法。我挨家挨户又跑腿儿又磨嘴儿地做工作,可就是过不了“钱”这一关。

2013年10月26日,东大云疃村发生一起入室盗窃案,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。最后,通过距离村子五公里之外一家企业单位的监控,发现了可疑车辆,我顺藤摸瓜,5天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。案子破了,大家都想知道究竟。于是,我就带着手提电脑和破案视频,走进村子的大街小巷,院里屋外,一边给他们放破案的录像,一边讲监控的好处,一次又一次、一遍又一遍……大伙的心渐渐齐了:“老海,用村大喇叭广播广播吧,也许是一条路子!”

效果真不错。广播之后,我又带头捐了200元钱。见我捐款,村民们都说:“人家所长都捐款了,咱自己的事怎么也得捐点吧!”二十元、五十元、一百元,不到三天,竟然捐了一万多。一算账,还是不够。于是,我和所里的辅警给安装师傅打下手,尽量节省安装费用。就这样,用了5天时间,这个村子的监控就安装好了。

去年1月,单身汉老李家进了贼,把他仅有的七千块钱全给偷走了。我立即调取监控,原来是邻居老张头给偷了。没用半个小时我就拿下了这个案子。当老李接过那一摞钱的时候,他流着眼泪对我说:“要是钱找不回来,我也活不了!”没几天,杨大嫂骑电动车从学校接孩子回家,将手包挂在了车把上,没想到快到家的时候,被一个骑摩托车的人一下子给抢走了。监控里,嫌疑人尾随、别车、抢包、逃跑等一系列作案过程都被监控清晰地记录了下来。经过几天连续奋战,案子告破了,并挖出了嫌疑人在其他乡镇飞车抢夺28起案子。

视频监控助力破案的事情很快传开了。九辛庄村支书听到后,主动找到了我。经过一番努力,第二个村子的监控又搞定了!就这样,捐款自建的路子顺当了!去年9月,419个探头终于安装到了辖区13个村子和26家企事业单位。

一次,我和安装师傅交流,得知设备厂家又研发出了一套新软件,利用宽带连接,在电脑上就可以巡逻各村,我果断引进。去年10月,依靠软件技术,提档升级,我又为658名治安积极分子开通了手机视频,由两双眼睛变成了几百双,几千双。现在我即使在外地出差,打开手机,也可以用这个软件看到辖区的所有情况。一年来,不但发案得到了有效遏制,而且还为村里的小孩走失、家畜跑丢等提供了帮助,百姓对此赞不绝口。

杨老汉的新希望

张培

我是石家庄市公安局鹿泉分局铜冶派出所一名户籍警。2014年夏天的一个早晨,跟往常一样,我一到户籍室,十几名办户口的群众已经在排队等候,其中一个老汉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他衣衫褴褛、眼神飘忽,心事重重的样子。我主动上前一问才知道,老汉叫杨银锁,是铜冶镇永壁南街村人,上个月刚服满20年的刑期,回到老家。杨老汉打小儿跟着父亲四处奔波、居无定所,一直没有登记户口,现在父亲早已去世,他孤身一人,出狱后落不了户,更甭提享受村民待遇和各种保障了,生活陷入了绝境,走投无路之下,就到派出所来找“政府”了!

杨老汉一没房子、二没亲人,情况很特殊。我大量查阅国务院和有关部委的文件规定,寻找刑满释放人员落户安置的配套政策,结合公安机关户籍管理规定,实行特事特办,为杨老汉“量身定制”了特殊落户流程:先查阅人口档案,再核实入狱前人口信息,最后到村里协调落户地址。

可是,杨老汉入狱前啥身份证件都没有,公安人口系统里根本查不到任何信息,“黑户”一个,我只能到村里查查当年的档案,碰碰运气。20多年前的档案,又是农村,还能有吗,我心里真没底。抱着试试看的想法,我来到村委会,一本一本翻档案,终于查到了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杨老汉的登记,这可是半个世纪前的资料,我如获至宝。

接下来就是落户口了。杨老汉在村里唯一的亲戚就是一个表姐,可她根本就不认这个特殊亲戚,村支书去做工作也吃了闭门羹,老太太就一句话:“我们家可没出过死刑犯!”我利用午休和节假日时间,一趟一趟去找杨老汉的表姐,前后跑了五六趟,好话说了一箩筐,老太太终于被感动了:“闺女,你跟我们非亲非故图个啥呀,人心都是肉长的,就冲着你这实诚劲,这事我应啦!”

这户口是落下了,可我心里却不踏实。杨老汉已年过六旬,没有手艺,没有收入,居无定所,这以后日子可怎么过呀!这事儿还得找村里解决。几经周折,村里终于在一个养牛场为杨老汉找了个看门的活儿,随后,我又帮他办理了“五保户”,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。

为农民工兄弟追回血汗钱

王亮

我是保定新市竞秀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。2014年8月,我们接到保定市社保局移交来的一份卷宗。卷宗显示,2013年初,贾双喜等14个农民工从河南老家来到保定,受两个东北籍包工头的雇佣,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做外墙保温,6月份工程做完了,这两个包工头让这些农民工先回家去忙夏收,答应随后就把工资打到他们银行卡上。可农民工前脚一走,后脚这俩人就拿着结算的12万元工程款逃跑了。

根据卷宗提供的这两个人的身份证复印件,我们进行核实,发现除了照片是真的,其他全是假的。为了调查取证,我们赶到了河南内黄县的一个小村。

这次调查取证,我们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,雇佣他们的这俩包工头曾开过一辆白色北斗星汽车,在涿州市一个家属区出现过,但不知车牌号。我们马上赶到涿州,找到当地交警部门调取了这个家属区门口的监控录像,在千条视频信息中终于发现了这辆汽车,我们接着调取了车辆信息,确定车主叫赵某,经确认,他就是其中一个包工头。通过赵某的信息,又一番周折,我们又很快发现了主犯李某的信息。很快,两名犯罪嫌疑人分别在齐齐哈尔和涿州落网了。

押着李某从齐齐哈尔回来的时候,我心里一点也没觉得轻松。这两人告诉我,钱他们早花得一分不剩了。可想到那一双双充满期盼的眼睛,我决定还得接着管。

两名犯罪嫌疑人进了看守所后,我们找到这俩人的家属,想让她们尽快退赔。刚开始,家属情绪特别抵触:“我们赔也得坐牢,不赔也得坐牢,反正没钱,你们看着办吧!”我跟她们说:“咱得算清这个账,这钱,早晚得给,现在给了,到了法院那,就叫认罪态度良好,你们男人能从轻处理,还能早点出来呢!”她们很快把12万元筹齐了。

2014年11月25日,贾双喜他们连夜坐火车赶到我们分局。他们接过钱,又高兴又激动,不停地鞠躬,不停地说“谢谢”……

自助“满意拍”满意“百分百”

石瑞杰

我是邯郸市公安局丛台区分局苏曹派出所的一名治安警,参加工作时间不长,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,同时也希望自己多熟悉一些公安业务,于是,我忙完手头的活儿,经常跑到户籍室去帮忙。慢慢地,我发现,户籍工作其实一点都不比接处警轻松,这里经常挤满了前来办事的群众,民警们忙得“屁股不着地儿”,可有时候群众还不满意。

有一天,居民孙阿姨来取自己的身份证,拿起来一看,脸色立马变了:“这也太难看了吧,瞧你们把我照成啥样了!”孙阿姨生气地说。我的同事也很无奈,急忙解释:“阿姨,实在不好意思,身份证照片得保持原样,这照片也能看出是你本人啊!”孙阿姨一听更急了,气得脸通红:“你才长这样呢!我也不听你们在这说了,我去你们领导那反映去!”一扭身儿气呼呼地走了。

这件事对我的震动很大。静下来想一想,一张小小的身份证要陪伴我们几年甚至十几年,往小里说它是一张“卡片”,往大里说它就是一张“脸面”。我在想,能不能改进一下呢?有一次逛商场,我看见几个年轻人在拍大头贴,他们摆好造型、定住表情,把按钮一按可以连拍好几张,最后从中选择自己最喜欢的,打印成照片,开心得不得了。“有了,证件照完全可以这么拍啊!”在所里,和我想到一起的可不只一个人,大家一交流马上有了共识。

我们的想法得到了郭军旺所长的大力支持。我们到省外进行学习考察,多次与身份证人像采集设备厂进行沟通,对人像采集系统进行了升级、调试,并在我们派出所的户籍室里安装了“自助满意拍”设备。自从引进这个设备以后,户籍室里的埋怨没了笑声多了,指责没了点赞多了,当然,我们没忘记通知孙阿姨,在使用了“满意拍”拿到更换后的身份证时,阿姨满意地说:“你瞧瞧,这才是我,比之前那张好看多了!”